

原始出处细细体悟。当然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“清华八斋”的名字作出另外的解释。

三

因为笔者经常出入于新斋，因此对于新斋的名字也就想得更多一些。《大学》“三纲”中的第二条在字面上是写作“在亲民”的，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这里的“亲”字是个通假字，通的是“新”字。在《大学》“三纲”的后面有对“三纲”的具体解释，从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、“作新民”、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这些解释来看，这里的“亲”字是与“新”字相通的。有人说这种观点的肇始者是朱熹。其实不然，朱熹之前的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兄弟就有此类看法。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中就明确地说：“程子曰：亲，当作新”。至于朱熹这里所说的“程子”是程明道还是程伊川，却是不得而知的。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就认为这个“亲”字一定就是“新”字。据李学勤先生讲，《大学》一书是经传合一的，后面的解释即“传”不是本来就有的，而是后人加上去的。因此这种见仁见智的争论就一直持续了下来。朱熹之后的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就认为应该是“亲民”而非“新民”，当代接着王阳明讲的蒋庆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。

如果我们抛开话语解释权的争夺这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考量，以上两种不同的解释在学理上都是可以接受的：如果当作“亲民”讲，可以理解为“以民为本”；如果当作“新民”字讲，可以理解为“启民之蒙”。这两种解法各有其苦心

献给清华百年校庆

○杨战荪（1968土木）

东西两岸登峰并肩，中国振兴有望；
南北双校造极携手，清华崛起何难。

孤诣之处，它们都可以很好地表达《大学》的题旨，我们不妨以兼容并包的心态待之。古贤有云：“诗无达诂，易无达占”，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说一句“经无达传”呢？当然，这种“没有定解”的现象也是经典著作的魅力所在——因其模糊性和开放性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现在的问题是：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字就是“新”字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“新”字呢？它指的是“新知”还是“新德”；是“新人”还是“新己”；是“破旧之新”还是“即旧之新”；是“推陈出新”还是“革故鼎新”；是“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”还是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；是朱熹所说的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只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”，还是张载所说的“芭蕉心尽展新枝，新卷新心暗已随。愿学新心养新德，旋随新叶起新知”；是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还是“富之教之”……但是无论是何种“新”，恐怕都不是一种自根自源的东西，它必然是其来有自的，就像新清华是源于老清华、今日之新斋源于昔日之新斋一样。其实我们无论如何求新求异，都是跳不出“历史”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的。我常常想，新斋，这个曾经在解放前住过钱伟长等清华学生、在21世纪住过清华博士的地方，也许就是清华大学文科大业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”的新起点。